

曾惠敏公全集

揚雄論

余嘗讀賈誼之文怪其以墨翟與仲尼同稱及得墨氏之書而讀之然後知其好儉兼愛之美其合於聖人節用
求仁之訓者不少也又嘗讀韓愈之文怪其以揚雄與孟子同稱及得揚子之書而讀之然後知韓氏所謂雄亦
聖人之徒者誠非偏愛其文而過譽之也余於雄蓋偉其功壯其志而悲其不遇於時云夫經術者聖門文學之
科而文章則言語之科也言語之至精者將以明德行紀政事述文學敷之天下而可信傳之久遠而無窮漢之
工為文者衆矣莫麗於司馬相如相如之文淹雅瑰瑋馳騁往復雄亦優為之顧以為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
賦之正於是毅然報其雕蟲篆刻之為本六經以為文章使聖人之道由我而益尊韓子推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而獨舉揚雄氏與孟氏相提而並論則雄功之偉可知已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此皆古之神聖窮天下互萬世莫
不敬而崇之以為不可企及譬之日月在天無能階而升也今試召學者而勉之曰汝其師伏羲文王周公孔子
未有不惶恐震駭逡巡而避避者無完以為蹤等之甚而擬不於倫耳雄則以為經莫大於易倣易而草太元傳
莫大於論語效論語而著法言夫侯芭劉歆以元之難明深於易誠為過論要雄之本意未始非遠慕於伏羲文
王周公孔子而師之也其志不亦壯乎雖然經術文章皆所以明聖人之道聖人之道不外乎君臣父子之間出
處語默之宜而已雄以閭閻碩德策名衰世拓落於侍郎黃門之官三世而不得徙及遭罹厄運屈身潛偽之朝
僅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而劇秦美新之論被譏於後世寂寞投閣清靜符命之語致誚於當時夫古之抱德懷
才而不遇於時者多矣孔子之聖孟子之賢時乎不至則亦老死於車轍馬跡之間而不得一行其道然而道之
不行祿位之不加於其至德無損也若雄之不遇於時則或以引退相期或以死節相望微斯二者則謗議隨之
豈惟見嗤於時人方且受責於君子示貶於史冊庸非不幸之甚者哉且雄固淩於勢利有以自守不汲汲於富
貴不戚戚於貧賤者也觀漢室之將傾不能見幾而作願乃係懸於新朝之微祿甘受其汚辱惶而不忍去賢不

如雄猶且恥之以雄之賢而出於此者抑又有說雄之生平以聖人為師彼其意以為孔子大聖人也猶將應佛
胎公山不狃之召管仲良相也孔子許其一匡九合之功而寬其去子糾事桓公之罪且以召忽之死為匹夫匹
婦之諒也然則經經之節非聖人之所許也是以校書天祿鍾門飲酒視平帝之亡王莽之篡漢然若於己無與
焉者雄之自序稱不修廉隅以微名當世正謂此也柳宗元贊伊尹五就桀曰不夏商其心而以生民為心若雄
者其亦不以漢之興廢為憂樂而專以學之不講道之不明為恥者歟又何必引劉崇翟義龔勝薛方之事而繩
之君子之待人也隱惡而揚善其論人也取其長而恕其短此敦厚之道也余以為韓公之尊揚雄猶之賈生之
賢墨翟也安可以語之過重而咎之哉

先太傅批云韓與曾王皆推崇揚子司馬公尤為好之東坡朱子則深譏之觀法言之末篇則蘇朱之說允已此
作惟崇而微含諷刺頗有斟酌文章須峭而後能勁須闊而後能潔必從二端下手乃可漸近於古勁字尤宜留意
擬揚子雲解嘲

客嘲揚子曰蓋聞長世字張者聲折而禮士行義達道者學優而望仕是以隨侯之珠不能長晦其光和氏之璧
不能終韞其美故賢豪雖武而趨赴俊彥聞風而興起失勢則屯還於下僚得時則奮迅於泥滓吾子挾琅玕負
瑤璣修踐履之駕富麗澤之高華貴兼善於天下利溥實於王家曾不能師長羣英提唱諸儒射干時之策陳
治安之疏從衡捍闔驥首天衢談笑而懷印笏指揮而定羌胡願乃知榮辱辱屢空要如鍾門著述經營元虛精
魄棄捐精美獨據放彌六合散入空無窮年累月是究是圖室無青紫之客門無卿相之與居無中人之產家無
簪石之儲宮不逾於侍郎位不尊於執戟遭遇齟齬聲聞寂寞猶復服膺幽眇索隱探賾雖言侈夫大元竊以為
尚白也揚子莞爾而笑曰若客未嘗審時度勢泥於陳迹而不知變通宜其狃守約之志長奔兢之風鄙木訥為
庸凡矜清樸為彊雄也昔者周道陵遲宇宙分裂爭雄並峙時鳥顧魚調得人則邦榮失士則邦危於是魏有信陵
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魯有王食重士車賢折節為諫周爰吉詢游談者抗腕而騁技任俠者負氣而慙

恩是以蘇秦張儀之儔公孫渙子之輩說諸侯如轉丸取富貴如拾芥至於甘羅以嬰兒而致身上卿呂不韋以巨賈而濟其權謀范雎片言而疏骨肉蔡澤惆悵而奪公侯此皆投閒撤隙靡波逐流君子恥焉奔逸遁逃之不遑而况效其尤邪我大漢綜禁絲而理之驅除嬴氏奄有九圍滄海流沙幽都丹厓罔不即序順軌惟阿而來歸於是時也上之則瓌奇之材卓犖之儔下之則百夫之特十室忠信樊以甲料固以孝廉器而使之孰有幽潛或者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德有所不聞能有所不彰譬諸太倉半菽十鈞一羽斗斛不為之盈虛權衡不為之鑿舉者矣且夫動靜之微休咎之機砥道坦夷崇高陷危注盈者溢衆高者顛進取者弱器退藏者知歸載馳驅厥智乃愚善地善淵永保其真庸膏而亡象齒而焚畢羅孔翠豔其文身是以懷寶賣害飾表賊裏徐行却步生生之理韜光養晦是謂知止華綴分專闡其早已吾子謂其知而哂其所不知矜其所聞而昧於所見此何異蜩與斤鷁習榆枋之飛槍機大鵬搏扶搖而至於九萬也固哉客曰范蔡之不足多吾方知之矣雖然彼其騰蹕蕉萃岷興窮途彈冠俄頃結綬須臾則亦際遇之奇也吾子特未能焉而厚非之不亦過乎楊子曰往者伊尹進於孟姜傅說興於版築呂望作於漁釣百里奚舉於俘僕此數子者皆休問震於婦孺勳績垂於簡牘當其遺在草澤則拓落如彼及其升於青雲則建樹如此是其會合甯不詭邪然而君子所慕其德而嘆立賢之無方者以為會逢其適不可狃襲為故常也時移勢易雖賢哲之用舍未可躋攀而比擬焉乃范蔡云爾哉道有殊塗物無同然湛魚之紀壇而不能戾於天翰鳥之翺翔而不能沒於淵故君子抱德獨毅持操獨堅不為勢奪不為利牽飯蔬食而不改其樂處陋巷而不違其仁鄙人雖不敏固私淑於先民陶朱猗頓金張許史誠未足以易吾大元也

先太傅批云俊邁跌宕之氣瓌璋奇傑之詞均不逮古作者然字根古訓理多心得亦漸窺漢儒之堂奧矣

先太傅又云於是時也一段氣機奔放尚不失西京雄厚之象又云子雲炎炎者滅一段以雷火豐一卦為幹餘語亦雄奇卓犖此篇動靜之微一段質幹不逮而亦多見道之言

子雲解嘲專拈時字作骨此云賢哲之用舍未可躋攀比擬更進一層立論子雲之問博雄奇未易幾也而淡泊

愔定自然流露文字之間足以徵其所養嵩燾拜識

擬太常寺答劉敬書

某等幸遭聖漢之隆海內雍和四夷賓服經師儒士蔚然雲興而皇仁廣被不遺葑菲如某之徒質薄學朽咸亦
屨於辟雍庠序之間與乎校理講習之業夫博采異聞旁搜遠紹師古訓而監成憲揚緝熙而贊嘉猷稽古封禪
之儀參議明堂之制此吾黨之職事也甯有經經然懷嫉妒挾私意圖於一隅擯斥道真即聾從昧以終其身雖
愚不肖奚至此哉然而尋繹來書猶有感焉者不審固陋淺識不足以語於大道也歟抑子大夫之言尚亦有所
未盡也夫經二帝三王周公孔子盛德至言於是乎在浩若江河炳若日星放諸四海而準質之萬世而無疑者
也是故道非經不傳經非聖不作後世之人自天子達於庶民考經世之典明修身之要胥於六籍子得之非博
厚廣大純一精微其孰能與於此間嘗取左氏春秋傳而誦味之以為彬蔚朗暢文章美矣原始要終紀載備矣
要亦薄思之士稽事實之變遷以據其風飛藻豎之氣成一家之言而已若夫溯先聖之微旨論褒貶之所由吾
知其合者蓋寡而不合者猶多焉史稱孔子筆削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夫公羊穀梁子夏之弟子也弟子為傳
稍廣如此而其師蘭猶居不能措辭之列於以知聖人所為非聖人末由窺其奧也且二氏為傳志在明經法訓
詰之體以釋其名義稟師承之說以達其指趣不著支離曼衍之詞不參私臆附會之語至慎至密也然世之治
經者猶往往有違言焉況左氏之書汪洋倣詭數十萬言瞻麗華富靡所裁擇或乃瑰異鬼物交錯屢見託辭龜
筮取證童謠日尾月策之辰五世八世之數宗邱高梁之地稠父宋父之名莫不曲為敷暢強屬前知聞之怪力
亂神聖人不語使邱明而自為之則所謂好惡與仲尼同者果安在哉非其自為好事者作偽而矯經之其不足
貴益彰彰矣抑又有進焉者春秋之作彰善而癉惡是是非非將以儆萬世之暴君汙吏亂臣賊子而使知懼
也宋宣舍嫡兆亂而頌之以百祿荀息殉君踐言而譏之以白圭宋弑杵臼而貶為君實無道陳殺洩冶而責以
無自立辟甚乃魯文納幣於齊喪未終而遽有昏禮也傳則以禮許之其傷風而悖義也多矣子大夫喜浮夸之

詞忽尊經之實恥宗家範輕尚異端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別於學官夫尚書號百篇而古文溢於今文者財有十六篇耳藏之者其當燒書之時為在暴秦後耶避秦而匿之則彼五十餘篇者胡不並納壁中若藏於亡秦之後則是富漢之興人間典籍未盡滅也伏生口授而外邈無聞焉抑又何邪且執事於春秋則取親見而舍傳聞宗邱明而抑二氏於詩禮尚書則又破授受之舊法崇野獲之新編何立說之齟齬乎國家修明經術將以鈞陶仁義臺端道德甚盛事也司其職者不厭反覆揚榘衷諸至當而後已耳今乃蔑棄眾論恐之以文吏之議似於理有未安挾勢力以伸其說也亦非吾子之令聞也

先太傅批云中問明公設之是斥左氏之非數佐尚少不足以自暢其說末段責以不能從容商訂可以折于駁之氣談文氣疏宕紆餘胎息頗於漢人為近

擬陸士衡弔魏武帝文

夫來伸者往屈天道有必至之符神督則形離人事有難迴之勢應變古今成敗之蹟凡夫拔山蓋世之英旋乾幹坤之業固可握金鏡而別其醇疵操權衡而定其輕重者矣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天國祚告謝大命既傾暴君汙吏作於上而頑民劇盜奮於下至於天地反覆生民塗炭則必有聖哲雄豪出類拔萃應運而生順天而行挽積波於汎濫綜繁絲而繹之剝復相尋天道之常也三代以前尚已十二征而不為黷武滅國五十而不為暴殫彼其翼行天罰拯民水火譬如孩提之有父母如亢旱之有雲霓道之德而齊以禮撥亂世而反之正盛德大業非聖哲其孰與焉自茲以降惟力是視捷足而逐鹿傳翼而擇肉視夫仁者無敵之師則有闕矣然而真人龍飛膺錄受圖俊彥景從天下歸往上之則神明通於天膏澤流於民下之猶能假權謀以蟬假擾東撫勸而驅宇內因利乘便逆取順守則後世之雄豪亦有足多者歟夫以德綏人者終始不渝而其德日新以力服人者芒刃既頓而其氣已餒觀夫秦始皇并兼疆國者六七南震蠻越北定羌胡何其興之暴也及夫沙邱殂落儲君見戕趙高以刑餘得志逆權秦宗漢高祖起布衣杖三尺劍取天下可謂壯矣秦每病其獨執一害者而卧視為

戚姬楚歌遂有呂氏之禍之二君者生楊威於紆延沒胎幾於禁闥有道無道先後一轍吾讀秦漢之史未嘗不掩卷而歎也及見魏武帝遺令觀其彌留之際付託家人躊躇兒女之情而經營咫尺之內殆所謂將死嗚哀者乎嗜欲不成於臨危猜疑不免於骨肉悲懷不榮於衆曲亂命不踈於病革吁可慨哉昔號亭之役玄德創焉而永安大漸言不及私吾吳先長沙桓王顧命張昭卓南英主之言夫魏武之才秦皇漢主之亞非蜀先主所敢望也而死之日蒼然疲德乃更遜於二君而見笑於庸蜀偏安之國老子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壯士窮途往往如此而魏武蓋其尤焉於是慷慨獻弔以申惋惜之意云爾

緬君王之神武際李世而挺生稟英姿於天授弭撥攘於震流當炎漢之失道任恤士以傾城彼黔黎之無援卒潢池而再兵東黃巾而四起漫赤縣而縱橫小則為毒為蠱大則為鯨為鰲嗟大厦之既危無一木而誰檀召逆臣以赴闕誅刑餘之凶豎倒太阿以授人驅羣狼而延虎播乘輿於西京煬宮闕於灰土進止渴之醜醜餐膾飢之漏脯一為甚而至再雖扁鵲其何補物無極而不返世何代而無才龍驤族而難為庖丁解而恢恢龍蛇起於平陸羣雄競於草萊偉明公絕塵樹巨擘而首推孤鶴列於雞鶩駿驥馳於駑駘採遺民於子遺登斯人於春臺清君側之羣醜掘袁氏之僞彊挾王命以專征振鞭撻於四方混區宇之太半圖苞桑於許昌刑亂國以重典峻嚴法於申商明守位之在人縻好爵於俊良志牢籠千萬有氣吞吐乎八荒辭甘言於鄰封踞爐火而未遑雖天命之在吾猶取則於文王美夫君之建樹實曠古而罕覩具文武之倫經苞智勇而並茂生匡濟夫時艱既昭赫於宇宙沒垂言於綸綍宜燁煌於身後胡豪氣之消除續未屬而曾背無經世之遠模獨刺刺於鄙陋意愛憐於少子情繾綣於宮娥心有懷而蘊結日有損而滂沱嘻下氣而翼言屬四字而匪佗何嗜昔之凜嚴顧茲時之蹉跎怯印綬於與衣裘別備於一藏慮違令而貪競施後命而分貶夫大鵬之翱翔非鷦鷯之所望曰帝王之大度豈斗筭之可量昔馳騁於六合擲億兆而可忘此微物之毫髮獨懷傷而悽愴首綢繆於親昵次佞人與使仔分餘膏於夫人命餬口於履組苦堙隧之宗墓令作伎而歌舞悲逝者之餒而仰脯藉於朝脯施八尺之廣牀絳纒

帳而長懸紫銅雀之高臺者西陵之墓田間孝子之慎終斯事亡如事存彼庸愚之碌碌乃青備於後昆苟賢嗣之敬承誠三年而無改若誨諄而聽貌骨未寒而已忘視死生於旦暮固偉人之達觀惟君王之明哲與留戀於多端繫情累而殷敬紫曲念而汎瀾豈百鍊而成柔將外彊而中乾覽遺令而憑弔獻茲文而懷酸

先太傅批云魏晉六朝皆欽慕曹公之英武每以漢高魏武並論士衡獻弔獨睥睨而悼惜之陸氏承違抗之餘烈猶有英風偉抱蓋亦以命世之傑自許不欲僅為文人故雖英特如周孝侯亦折節師事之也此作窺見大陸風旨陳義頗高意象節奏俱有合於古人特洗鍊工夫不逮耳

先太傅又云末段辭義俱精
士衡文前半敘魏武之英略後半詳其遺令而以二語結之云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更不一著議論文特以慷慨激昂出之視士衡微詞故為醒快為盡拜識

擬陳伯之答邱遲書

希範足下省書開示利害勸以改圖援古證今歲勸交盡奉奉之惠淪浹襟懷足下青僕前壯而後劣者誠有是也夫立功立事使榮觀表於當時休問存於後世此僕之甚願也危疑去國竭蹶無依鴻鵠奮而高飛麋鹿銓而走險斯可救死他邦苟全首領而已人之情喜榮而惡辱安土而重遷苟非窮迫途窮勢不得止要有包羞含垢冒不韙履至危遠投朔漠之君匍匐乾表之域棄九族之親戚違先塋之松柏望望然而不顧者義僕之衷尚未易一二為流俗悠悠之人觀縷而渾辨之以足下惠而教我聊復盡之往者西師馳發方內土崩南原龍飛圖初建巖疆重鎮定之以空函金城湯池摧之於鐵頃於斯時也朝廷寂寂不聞補表之臣憂憤嗚呼咸作義龍之士僕則以被遇先朝感恩明帝督前驅而後罪誓九死而奚辭固知大厦之顛非一木所補千鈞之重非一繩所引而夙夜孜孜不敢有懈食祿致身其義然也既而威聲所暨猛士投戈賤息虎牙奔歸狼狽墮王威隆之室今上之新命許之以方岳錫之以度旄小人愛死變易初心遂復肉袒牽羊崩角稽顙盡棄軍食迎病於軍門豈

甲利兵回指於建業今上神威古今罕匹桓文之績不數於當年伊霍之功復成於今日天命有在人謀與能九錫八佾始入重華之國黃屋玉璽旋離文祖之廷伯之遭逢景運期贊皇猷雖不得比於代來之勳庶幾獲免於咎戾矣晉管夷吾有射鉤之仇而齊侯專仲父難齒有豐沛之隙而漢祖為封諸什方勃興以斬祛示忠嚴顏以斷頭自矢晉文委以心腹昭烈任之于城遇合之際何其感哉僕始以未忘舊君遲遲歸義見幾不早橫被猜嫌莅州以來參軍書佐之除命蒙遙制別駕長流之辟不得自由推尋始終靡有他覺正由范雲之徒媚嫉而媒孽之故致爾耳鄙性麤疏難堪裁抑而失志之徒競相聳動至於興晉陽之甲奮常山之兵莊生所謂起核太至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者矣鄭伯倫程元冲之徒潰敗於前徐文安張顯明之儔喪亡於後匹夫不可奪志勇士不忘喪元究憤之師甯易過邪大馬使臣亦將視如國人衆人待我安能報以國士此伍員所由奔吳而困楚中行說所謂背漢而輔匈奴也足下觀僕之所處殆猶騎虎之背不可中下設天於弦勢將必發耳豈有能已而不己者哉罪莫大於亡命悲莫甚於無家瞻望舊邦涕洟如鴻自以此生永無生還之望長為異域之魂山水清暉莫由可覽鶯花勝景無從賞心而叨賁德音遠逾涯涘誓以姚泓慕容之敗勉以朱鮪張繡之榮并承今上皇帝予其自新中軍臨川不責既往人非木石誰不移情方將獻壽陽之城攜舊部之卒歸罪司敗泥首關門死生聽之於君寵辱安之若命晤言伊邇不盡所懷

先太傅批云六朝偶儷文中有能運單行之氣挾暴岸之情者便與漢京不甚相遠此文之氣頗能自振惜伯之粗鄙反覆不足以發人筆端倔強之態耳

書漢書儒林傳後二則

右傳言易者本於田何自丁寬以下列於傳者七人其不立傳而姓名散見於傳中者近四十人言書者本於伏生自伏生以下列於傳者六人散見傳中者三十餘人而自孔安國以下通古文尚書十許人者不與焉言詩者本於浮邱伯自申公以下列於傳者七人散見傳中者近五十人傳禮者魯高堂生列於傳者惟孟卿一人散見

傳中者近二十人治春秋者首胡毋生自胡毋生以下列於傳者五人散見傳中者四十餘人而自張蒼以下治左氏春秋十餘人者不與焉散見傳中者或位致通顯而有別傳或無它事蹟不足以立傳要之皆專門精力講議貫通之士師授源流所系不可以無傳而薄之也去其兼經複見大抵猶得百六七十人嗚呼何其盛也孟子稱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自孝武置五經博士開弟子員業成而去者或游擢大官登齊卿相於是四海之內翕然競勸班氏所謂祿利之路然者不其信歟而余竊有感焉西漢之世去古未遠音聲易通而訓故易明也傳中百數十人皆學成而有聞者其彊識勸學必皆度越恒人然習兼經者不過十數人通五經者財一二人而已至東漢鄭元究心羣經並為之注而後聖人之道先王之法一以貫之而題所齟齬豈康成之智力遠邁前人歟抑經闢者難為功而耕耨者易為效歟毋亦精粗之不同專王者盡優而博涉者少劣邪夫學之境無窮而人之力有限康成命世大儒天下萬世所宗仰而讀其書者猶往往有違言焉然則西漢諸儒兢兢然抱一經守一先王之教跬步而不敢失者蓋亦有道後之學者苟力有未逮與其多耘而無獲無甯鏤而不舍以鏤金石也漢儒講學其視後世也有難有易更秦之暴簡冊蕩然學者不見全經傳章句於口耳之間考同異於煨燼之餘不亦難乎揚墨之道已熄釋氏未入於中國上之人雖有悅黃老之言者然一人偏私之見孤唱而無和安得與天下儒生敵也終身務於正學而不患異端之相侵故曰易也雖然申公病免而趙綰王臧下吏自殺轅固刺屍幾瀕於死當時儒者謹守師法閉拒邪說至以身殉而不悔也豈不嚴哉自時厥後佛老之說交熾於中國慧業之士從而和之而吾儒浸有不敵之勢於是盡棄章句之學高談性命之理恣發古聖賢之精義微言與彼二氏者樹幟而相攻也夫析理盡於毫芒則必有虛空無涯涘之論間屬於其中淺識者不能窺也遂有近禪之譏焉譬諸援人於溺而自漸其屨者歟夫高談性命而盡棄章句則後生小子將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見亦未始非一弊也

先太傅批云上篇言漢人專經勝於後世之兼營局勢過於平衍少強直傲岸之氣下篇言漢儒之強立非後世

所及收處孱弱不振

書漢書蕭望之傳後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夫行不由衷而矯情以干虛譽則起居飲食無往而非彌縫之術迨其忽忘之際鮮不肺肝呈露者矣雖然蓋亦有以好名之心始而篤行終焉者堅持其操歷久而不败則所謂由勉強以臻於自然者固將列諸可以節取之科夫生知安行上智之資也非周公孔子不足以當之蓋曠世罕覯者也自非上智莫不惟利是趨物可欲謂之利名者可欲之尤者也孔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豈不以清潔森森猶足以束縛俊傑環瑋之士而王之於成也歟觀夫蕭望之以不見陰用而仇霍氏及不樂出則出上疏以為不宜疏斥諫官此躁進之士假公以濟其私非夫有道君子難進易退者之所為也夫患得患失聖人謂為鄙夫充其極可以無所不至而望之晚節乃能骨鯁不阿權倖殺其軀而成名於天下後世雖無明哲保身之智而孟堅以為近古社稷臣則非溢美矣夫人汲汲干祿之心其樂生惡死之心孰重而望之之進也如彼其終也如此與人則少可而多否持己則百折而不回庶幾以好名始而篤行終焉者乎自嬴氏之暴焚詩書坑術士而天下大亂漢興數十年至於武帝乃能崇禮儒術而公孫弘蕭望之先後拔擢雖非大醇無疵者流類皆飾經術以自好卓卓有所樹立有國者鑒之可以知所先務矣

先太傅批云立論具有本原行文亦矜慎不苟但少英年崢嶸之氣當更澤以古藻稍增偶句耳

書注良庭六書說後

古者五尺之童足以知之今之績學之士窮年累月以求之而不能盡合焉者六書其一乎非今之人智不逮古如是其遠也師承不絕則淺顯而易通者失其傳則易者難而顯者晦矣鄭氏注周禮舉六書之目而不著其說許叔重著其說矣設辭簡略不可驟明意者當漢之世去古未遠雖無保氏之官而人間師弟子以經學相授受者尚皆不廢六書舉世翕然務之不待推演而醜縷者歟象形諧聲會意指事段借五者得許氏之說其義至今

可曉獨其釋轉注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語意較為通泛不如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諸語之確不可移也所以考老之字又不如武信江河諸字之灼然易知也證以全書而莫相發明不如象形會意諸語往往散見於各部說解中也於是談六書者至於轉注則紛紛然不一其議近世江良庭作為六書說旁通曲證援據鑿鑿足以大明許氏之指其說彼五者諸學士亦無異意焉而江氏之言詳矣若其說轉注則亦有未安者曰考與老同意故受老字而以老省凡耆耋壽考之類與老同意者皆从老省而屬老此言是也曰說文解字一書五百四十部即建類一首也下云凡某之屬皆从某即同意相受也此言非也夫六書者書之體用祇有六端象形諧聲會意指事轉注主言體段借注言用此六者缺其一不可是故象形之字不得謂之諧聲會意之字不得謂之指事形者母也聲者子也且物之形命曰象形形相合併命曰指事合而語意貫通命曰會意母子並重命曰諧聲重其子而輕其母命曰段借各有其義而不得相混各有其名而不得相賅者也今而曰五百四十部皆建類一首屬而反之者皆同意相受也果爾則轉注一端遂足以賅彼五者而許書九十餘文無一非轉注矣豈其然哉間嘗取許氏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之語與所引考老之字參稽於全書而徵其義例以為轉注云者有金子而無全母無可徑從之部託於一字而轉相貫注故謂之轉注老字从人毛匕會意字也考从老省弓聲老之形不全而知其從老來者轉注字也譬諸薛从牛艸聲形聲字也藤從蔕省來聲蔕之形不全而知其從蔕來者轉注字也許書如薜部谷部𦍋部殺部肩部鳥部肱部筋部髀部檣部巢部橐部執部蔞部重部老部屢部歛部鹽部𠂔部或會意或形聲皆轉注字之部首也其所屬从之字損其母之點畫以容其子而轉注之例生焉是故存人毛而去匕無是字矣而考羣諸文非老部莫可歸也存尸彳而去舟夕無是字矣而履屨諸文非屨部莫可歸也存木尤而去旨存艸而去麥無是字矣而種樵寤寐諸文非楮部應莫可歸也推之而羣羣羣眉諸部莫不皆然薜去牛而存艸雖有其字而薜圻之義與長髦牛之義無涉也則蘧蘧諸文非蔕部亦可歸矣曰建類一首者指部首而言母字之形體悉具也曰同意相受者指屬从而言母字之點畫雖虧而其意猶存

也後之學者必明此例然後見考差而知在老部見屢展種繕寤寐而知在屢部繕部寤寐不然則朝夕臨視之字有不能辨其所以將終日披覽而無所稽攷者矣然則若此類者固文字中之一大端去之則有所不備命以轉注之名而合參諸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之語而可通證以考老二字而援引適當也以此為轉注庶幾其不違於古恨世無許鄭諸儒一決各說之是非且不得起江氏暨戴段諸公而商榷之耳抑又有許書屬之形聲而似宜在轉注之列者段若膺為說文解字注其在十四篇酉字下注云凡父酉之字當別立酒部解云父酒省許合之疏矣段氏本宗戴東原之說以互訓為轉注酉下此論非為轉注發也然而有合於轉注之義蓋酒字亦轉注字之部首也凡夫醕醕醕醕諸字皆應別立酒部以統之而解云父酒省家聲父酒省其聲父酒省其聲蓋聲乃與全書義例相合許君釋酉云八月泰成可以耐酒遂舉父酒省之字概以屬之酉下實不如屬之酒部之為近也是則請許書初不知為轉注而本與考老同例者也亦有雖入轉注之部而可謂之非轉注者論之字以函食聲函亦部首而與鹽同義也驗不入鹽部可也

先太傅批云余首謂稽囊屢屢等部與考部同為轉注之字以語同人或信或否此文能將斯意發揮明暢雖未必果為定論然於轉注家說之中要自可備一解也

國朝說經之文往往平行之辭多簡勁之意少似亦風會使然仍當於簡練求之乃可貴耳

幾何原本序 代家大人作

幾何原本前六卷明徐文定公受之西洋利瑪竇氏同時李涼庵陳入天學初函而圓容較義測量法義諸書其引幾何頗有出六卷外者學者因以不見全書為憾咸豐間海甯李士叔始與西士偉烈亞力續譯其後九卷復為之訂其舛誤此書遂為完帙松江韓稼卿嘗刻之印行無幾而板燬於寇士叔從余安慶軍中以是書眎予曰此算學家不可少之書失今不刻行復絕矣會余移駐金陵因屬士叔取後九卷重校付刊繼思無前六卷則初學無由得其蹊徑而亂後書籍蕩泯大學初函世亦稀覯近時廣東海山仙館刻本紕繆實多不足貴重因并取

六卷者屬校刊之蓋我中國算書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為一法學者況其並而求之往往畢生習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苦其繁而視為絕學者無他徒眩其法而不知求其理也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數出於象觀其象而通其理然後立法以求其數則雖未親前人已成之法而設之若合符契至於探賾索隱推廣古法之所有備則益遠而無窮也幾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點線面體點線面體者象也點相引而成線線相遇而成面面相疊而成體而線與線面與面體與體其形有相兼有相似其數有和有較有有等有無等有有比例有無比例洞悉乎點線面體而御之以加減乘除譬諸閉門造車出門而合轍也奚敞敞然逐物而求之哉然則九章可廢乎非也學者通乎聲音訓詁之端而後古書之奧行者可讀也明乎點線面體之理而後數之繁難者可通也九章之法各適其用幾何原本則徹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無不賅也致其知於此而驗其用於彼其如肆力小學而收效於羣籍者歟

先太傅批云文氣清勁筆亦足達難顯之情

觀其象而通其理然後立法以求其數數語盡算學之用西洋線法推行至於拋物線以窮其變惟明乎數之理故能取給於心而用不窮以是為澈乎九章立法之源故是篇論焉

嵩壽拜識

文法舉隅序

國家懷柔所暨琛賁所通殊方異俗至於十餘萬里於是講求經濟之學者以通知各國語言文字為當務之急數十年來中外多聞強識之士為合璧字典數十百種或以點畫多少為經或以音韻為目或以西洋字母為序亦既詳且博矣然而說字義者多談文法者少則譬諸鞞韜胥具輪轅不缺而無寸牽以制輻蓋終不可行焉蓋當欲取英國文法譯以華言闕駁則暇因循遂已汪君芝房所學遂於茲縱談既洽因以屬之閏月而成冊雖親繆證據未逮原書然名目綱領大致已備亦急就之奇觚啟蒙之要帙也同文總館教習丁君冠西手是編示余乞弁以言士大夫方持不屑不潔之論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聞若曰事非先聖昔賢之所論述物非六經典藉

之所紀載學者不得過而問焉夫先聖昔賢之論述六經典籍之所紀載足以窮盡宇宙萬物之理若道而不必
賅備古今萬世之器與名學者於口耳之所未經遂概然操汎汎悠悠茫無實際之莊論以唐塞之不亦泥乎上
古之世不可知蓋秦西之輪楫旁午於中華五千年來未有之創局也天變人事會逢其適其是非損益輕重本
末之別聖人之所曾言學者得以比例而平鵠之其食飲衣飾之異政事言語文學風俗之不同堯舜禹湯文武
周孔之所不及見聞當時存而不論後世無所述焉則不得不就吾之所已通者擴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則
考求各國語言文字誠亦吾儒之所宜從事不得以其異而諉之不得以其難而畏之也今之學者不恥不知顧
且為虛矯夸大之辭以自文飾一旦有事 朝廷不得賢士大夫折衝樽俎之材而用之則將降而求諸庸俗
駢儉之間詩書禮義無聞焉惟貨利是視其於交際之宜措施之方庸有當乎抑或專攻西學不通華文鑒其貌
則華產也察其學術情性無以異於西域之人則其無益於國事亦相侔耳自同文館設而英材輩出之二患者
庶幾其有瘳焉步房與左君子興皆館中通英文生之佼佼者年富而勗學兼營而並駕亦既能曲證旁通啟牖
後進矣紀澤使於歐羅巴洲求才於館以匡助余子興忻然就道芳房方欲以詞章博科第則姑辭不行二君者
出處不同其為志趣之士則一也異日者館中生徒斐然有成或以幹濟聞或以文藻顯中國聲明文物彝倫道
義先聖昔賢六經典籍之教未始有損也而復益以海國人士深思格物實事求是之學則謂是編為岷源之濫
觴焉可也

西學略述序

記曰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老氏亦云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
下蓋天下事業文章學術問術藝未有不積小以高大由淺近而臻深遠者泰西之學條別派分更僕難數學成而
精至者大抵撼風霆而揭日月奪造化而疑鬼神方其授學伊始往往舉孩提之童所能言能知匹夫愚婦所不
屑道者筆之為塾鈔編之為日課者彥師姆諄復道之不以粗淺為恥翻以躡進為戒其向學易而為學有次第

此泰西學者之所以衆多學而成名者亦因是而濟濟焉試舉一二端明之論光色之學曰白者諸色皆備黑者諸色皆無諸色皆備則不復受色故以色著白紙常推而拒之顯露於紙上諸色皆無則能受衆色故以色著黑紙常納而入之隱於紙中夫繪白紙而顯露繪黑紙而隱晦此孩提之童所能言能知匹夫愚婦所不屑道者也然泰西學士由此理以證日質之所有辨虹蜺之七色窺玻璃之三角定薄繪之彰施攷影相之宜忌其學無窮極焉又論寒熱之學曰五金傳熱毛羽不傳熱投鐵杖一端於火火外之鐵遽不可執焚獸皮將盡而未盡者仍可執此傳熱不傳熱之證也狐貉足以禦寒非狐貉能生熱也惟其不傳熱故能護藏人身本有之熱夫投鐵杖與獸皮於火可執不可執之別此亦孩提之童所能言能知匹夫愚婦所不屑道者也然泰西學士由此理以攷求太陽地心之熱力與一切機器鍊轄火輪舟車蒸汽生力之大凡稽化學生尅之源察冷脹漲縮之理儲水銀鑄鋼鼓以製寒暑之表風雨之鍼五緯彗孛地球月輪藉攝力以環匝地火震山空陽生風循定軌以行災推測之眇通乎神明其學亦無窮極焉所謂積小以高大由淺近而臻深遠者非其效歟總稅務司驚賓赫君擇泰西新出學塾有用之書十有六種屬英國儒士艾先生約瑟譯成華文書成問敘於予予嘗忝持使節躬謁歐洲每欲纂輯見聞編為一帙事務紛乘因循不果今閱此十六種探驪得珠剖璞呈玉遴擇之當實獲我心雖曰發蒙之書淺近易知究其所謂深遠者第於精微條目益加詳盡焉耳實未始出此書所紀範圍之外舉淺近而深遠寓焉詎非涉海之帆檣燭暗之燈炬歟古稱通天地人為儒又曰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儒豈易言發軔於此書就性天之所近更著研眈之力其於專門之學殆庶幾乎爾雅訓詁之文急就奇觚之字實畫揚班於是乎興吾人而有志於西學則雖以爾雅急就章視此編焉可也

叔父威毅伯叔母熊夫人五十壽詩序

醫昔辛酉之年我叔攻安慶克之明年大軍薄金陵越二載歲甲子拔其城名王已下么膺陸梁以次受戮原脅從賑難毗羣生忻忻始脫水火 天子美酬庸之典於是我先太傅暨我叔父同日膺侯伯之冊近古以來

人臣之榮門庭之盛未有如斯之隆且懿者也爾時叔父行年四十有一仲秋覽揆之辰先大傳為詩十三章遠近士大夫之能文者莫不屬和或綴詞比事別為詩歌敘記慶祝恐後紀澤既富彙編而敘次之日月不居荏苒十年叔父貌腴神固乃遠勝於枕戈卧薪之日信乎山水清趣足以頤性養壽哉竊嘗以為視富貴如浮雲棄軒冕如脫屣者鄙夫庸人之所難非君子之所難也君子之難在乎處事功之會名譽之際亦且泊然不以撓吾懷視舉世畸人魁士奔軼絕塵以爭於勲業與夫衆人錄錄之競於榮利者無以異也豈非中有所主道益高而量益闊哉我叔父以浙江巡撫視師金陵功既歲矣吳越相違不過咫尺航一葦以游具區朝發而夕可至且兩浙新定善後之政百端待舉叔父解兵符而莅本官誰曰不然顧以為盛滿不易居康樂優游之福非風志所存翹然乞身息影田里世人不能相測識蓋有以倦瓴脫逸為疑者矣其後於撫晉之命又固辭不拜更詔撫鄂

始因捻氛猖獗一出治兵簡練有緒流寇漸平復謝病歸然後知吾叔父之所退讓不遑者不獨利祿榮觀而已雖經綸幹濟銘鼎鐘而垂簡冊者猶將避之若浼焉倘所謂中有所主道益高而量益闊者非耶且吾叔父起明經非有封疆將帥之任非有一城之寄一命再命之官非君父責之而長官督之也然而崎嶇戎馬轉戰千里頻兵於堅城者前後凡五年每遇援賊上犯百萬蟻合嗟焉疾馳飛礮電激呼聲震天地戈鋌誓日星嶽池海倒而不為一動賊或雲梯仰攻前者砮僵後者山立曹塙巨壘摧而旋完築甬道運糧糈以命爭食矛頭漸米劍頭炊飯瀕於危者亦屢矣然而百折不回樂錯艱屯而不少怯者是豈有所驅迫而為之歟噫何其壯也迨夫元惡既殲東南初定百姓仰為慈父天子倚為干城宜若可以從容坐鎮與民休息彈生平未竟之施以活三吳遺

黎之命而乃投組卸珪不俟終日又何決也今之入贊謀謨出任封圻助天子以為理者次之而治一職領

一道一城以用世者與夫處士書生不出戶牖而志在天下者咸曰海內蒼生喁喁然望公之出久矣惟紀澤亦以為古之聖后賢佐乾乾業業三致意焉者乃在於未亂未危之間當此海內敕定橐弓釋甲勒中興之頌慶偃伯靈臺之休然恬熙成風而泄沓隨之不可不戒也夫肢體盤而復舒則攝焉者有術枝幹癭而復稊則培焉